

《世本集览》手稿本之文献价值

崔富章 周晶晶

《世本》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史籍,史料宝贵,价值巨大,可惜南宋以后原书就已亡佚不存,今仅有辑本行世。现存辑本咸出清人之手,共计十一种。1957年商务印书馆取其中八种合编排印,冠名《世本八种》^①。《世本集览》是《世本八种》所收辑本之一,但仅有原起、提纲、条例、目录和通论,并无正文,难称全豹。原书稿本今藏于浙江省博物馆,本文拟对其基本内容、版本特征和传播源流作一描述,以揭集此稿本在研究《世本》和上古历史方面的重要价值。

一、《世本》及其文献价值

《世本》是先秦史官记录和保存的部分历史档案资料。“世”指世系,“本”指根基、起源,《世本》主要记载上古帝王、诸侯、卿大夫的姓氏宗支和传承世系,同时也记载其居处、发明和谥法等。《世本》早亡,篇目不可复得,现据诸书所引,知其有《帝系》、《王侯》(或《王侯谱》)、《卿大夫》(或《大夫谱》)、《纪》、《世家》、《传》、《氏姓》、《居》、《作》、《谥法》等十篇。

《世本》一书最早著录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六艺略”春秋类:“《世本》十五篇。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。”^②但现存佚文表明,《世本》的下限已到战国末年^③。这一矛盾,很可能是由于《世本》成书后,又经后人增补所造成的,所以此书有两个版本,一为原本,一为增补本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使用的便是《世本》原本的材料,但《史记》中尚无这一书名,直到西汉末经刘向校订整理后才正式定名为《世本》。增补本大约为战国末年的史官补充整理。从东汉后期开始,增补本行于世^④,有不少学者为其作注,如宋衷、宋均、孙氏、王

①据《古佚书辑本目录》,在《世本八种》所收辑本之外,尚有沈清瑞《世本》一卷、王仁俊《世本》一卷和不知撰人之《世本辑逸》一卷。《古佚书辑本目录》注曰:“沈清瑞辑本大抵不出诸本外。王仁俊据《孔氏祖庭广记》、《姓纂》、《姓解》诸书采得五十餘节,可补以上各本之缺。”中华书局,1997年,第142页。

②《汉书》卷三十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1714页。

③《世本》佚文中尚有秦始皇、汉高祖,但一般认为是后人录入所致。

④现知最早引用《世本》中战国世系的是东汉时期的应劭。

氏等。此书在南朝时《谥法》篇已经亡佚,到唐代又有更多的残缺,但五代时其残本犹在流传,到南宋末终不复见。

《世本》史料宝贵,体例富于新意,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重视。现在虽已亡佚,现存佚文复残损严重,但吉光片羽,弥足珍贵,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首先,《世本》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。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“赞曰”:“司马迁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,采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,述《楚汉春秋》,接其后事,讫于天汉。”^①《世本》不仅是《史记》的主要材料来源,书中记载的史料,也为历代学者研究先秦历史时参考和引用。《世本》中世系、都邑、姓氏等方面的史料,已逐渐被可靠的文献记载、地下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献所证实。所以,《世本》不但可与《史记》等书相互参证,某些史料还可补史记记载之不足。此外,《作》篇记载了有关上古时期各种发明创制的传说,《帝系》篇保存了一些上古帝王的传说,这也为研究我国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重要材料。

其次,《世本》的内容和体例对后世史书有极大影响。第一,它是纪传体的雏形。《史记》不仅在材料上取于《世本》,体例亦受其启发。《史记》之“本纪”因袭于“帝系”和“纪”,“世家”因袭于“世家”,“列传”因袭于“传”,但同时大大扩展了它们原有的应用范围,以人物为中心,通过人物一生的事迹展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《史记》之“表”因袭于“王侯谱”、“大夫谱”,“书”亦受到《世本》分专题叙述的影响。其后班固作《汉书》,继续沿用《史记》的体例,只是去掉“世家”,改“书”为“志”,使纪传体正式成为正史的体例。第二,《世本》对后世谱牒、姓氏之书也有很大影响。《世本》之后,有记载帝王世系的《帝王世纪》、《帝王本纪》等书,有关于氏族的《氏族篇》、《万姓谱》、《百姓谱》、《氏族志》等书。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家传、宗谱,都属于家史或家族史的性质。后世谱牒之学,其源头必上溯到《世本》。

南宋时高似孙搜集佚文,辑录《世本》,但此本并未流传下来。明代澹生堂祁氏亦辑有《世本》二卷,但未刊刻,后为清人孙星衍收藏,再归秦嘉谟,今亦不可得见。清代钱大昭、洪飴孙两家辑本,前者为孙冯翼之所本,后者亦被秦嘉谟收进《世本辑补》中。《世本八种》汇集王谟、孙冯翼、陈其荣、张澍、秦嘉谟、雷学淇、茆泮林、王梓材等八家辑本,是研究《世本》的重要参考资料。其中,王梓材所撰之《世本集览》与他书不同。其他七家辑本,均搜集《世本》佚文,据其篇目分列史料,篇目安排虽有差异,但不失辑佚之大旨。而《世本集览》一书,不仅包含《世本》佚文,更广辑先秦世族史料,实际上已经在辑佚的基础上结撰成一部新的著作。故作者自言“因其名而不欲复其旧观”,“以‘世本’为

^①《汉书》卷六二,第2737页。

名者,盖世谱之学,以《世本》为宗”^①。此书之材料来源于《尚书》、毛《诗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通志·氏族略》、《绎史》、《尚史》、《春秋大事表》、《竹书纪年集证》、《考信录》、《世本辑补》等书,所记载的时代上起盘古,下至战国,按时间顺序排列史料,以人物的世系统摄姓氏、国别和郡邑。此书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《世本》辑本,但为研究《世本》及上古历史,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,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二、《世本集览》手稿本及其文献价值

《世本集览》,作者王梓材(1793-1851),字楚材,号臞轩,浙江鄞县人。清道光间,署乐会县事,卒于官。他博览群书,研治经史文字之学,著述宏富,有《宋元学案补遗》一百卷、《世本集览》四十八卷、校订万斯同《儒林宗派》十六卷、《朴学斋文钞》四卷等。但他一生精力所集,尤在《世本集览》一书。作者自十六岁起辑录此书,至四十岁时始完成,二十余年心血尽在其中矣。王梓材身后,书稿由其嫡孙王恩培(臞孙)保存,王恩培晚年又将此书交付自己的外甥屠用锡珍藏。屠氏曾与商务印书馆商议,拟将稿本影印出版,但时值“一二·八事变”,涵芬楼遭日机轰炸,影印计划遂无法实行。抗日战争期间,此稿曾移藏鄞西接待寺,并两次运至上海,由保险公司藏于铁柜中,并在铁柜四周砌砖堆沙以保护,故此稿能在战火中完整保存下来,诚为不易。1952年,屠用锡因年老无力再保存此稿本,便将其售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,后归浙江省博物馆。

由于《世本集览》稿本未能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,张寿镛(1876-1945)^②便拟将其收入《四明丛书》。但阅毕此书,张寿镛认为:“全书浩繁,排整颇不易易,四顾踌躇,尚无善策。”^③遂于1936年,先刻王梓材已誉清之《世本集览》的原起、提纲、条例、目录和通论^④。其余文稿字小行密,内容繁复,空白处又多有补遗,张寿镛便决定先录副本,于此后花三年时间,请人抄写校对,分装为五十五册。张氏本欲在此基础上再行整理,但书稿抄毕,却仍是“望洋兴叹,亦然逡

①王梓材:《世本集览》,中华书局2008年据商务印书馆1957年排印本《世本八种》影印,第6页。

②张寿镛,字伯颂,又字泳霓,号约园,浙江鄞县人。近代教育家、藏书家、出版家。辛亥革命后,历任浙江、湖北、江苏、山东等省财政厅长,1927年10月任财政部次长。1926年创办上海光华大学,被推为校长。曾搜集宁波乡邦文献辑刻《四明丛书》八辑一百七十余种。著作有《约园杂著》、《史诗初稿》、《经学大纲》、《史学大纲》、《诸子大纲》、《约园演讲集》等。张氏故居约园,今位于杭州弥陀寺路,占地1.63亩,建筑面积500平方米,保存完好。

③见《世本集览》卷前陈劭《先师王子行状》后所附张寿镛按语,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《世本八种》本,第4页。

④此五卷不在浙江省博物馆所藏手稿内,当系作者抽出誉清者,1936年张寿镛辑刻入《四明丛书》第四集(合称一卷),1957年商务印书馆据以排印入《世本八种》中。张氏为此五卷作序称:“《世本集览》,其原起、提纲、条例、目录、通论有清本。”

巡不敢前也”^①。所以,《世本集览》全书最终也未能梓行于世。这一抄本此后一直存于张寿镛处。1953年,张寿镛夫人蔡瑛将藏书16万卷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,善本、孤本、精抄本归北京图书馆(今国家图书馆),其中便有《世本集览》抄本四十八卷。2007年8月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此抄本全部影印公世。

浙江省博物馆藏王梓材的手稿本与影印抄本比较,具备多重优势:

此稿凡四十八卷,王梓材原釐为六巨册,自题书签,分写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^②。笔者经仔细观察后认为,该稿本在保存过程中,又经过两次装裱。第一次,由于此书曾遭鼠啮虫蛀,部分纸页有缺损^③,于是在原整页稿纸背面加衬等大竹纸一张,故全稿书页均为一面有字,一面无字^④。从稿本现存情况判断,此次装裱后稿本仍受过损伤,部分纸页略带烧痕。第二次是入浙江省博物馆后,馆员请装裱师再次修补,釐为金镶玉装18册。开本原宽31.7厘米,高26厘米,金镶玉装开本高为31厘米。稿本为竹纸,重装衬纸为白色宣纸。书衣深蓝色,无书签。稿本所用稿纸形制基本相同:版框宽24.4厘米,高20.3厘米,四周双边,单鱼尾,版心鱼尾上方印有“鸿远书屋”四字,版心下方印有“老益泰制”、“老益泰号”、“隆泰号制”、“孙益泰号”或“刘炜堂制”等字,当为印纸坊名。版心还有作者手书之卷次及页数。稿纸半页横8格,竖20格,栏线为红色或蓝色。书衣后有两页护页,护页后即为总目。总目后为卷首,上题“世本集览卷首”,下题“古董王梓材手录”,内容自上而下分为十节(两格为一节),皆蝇头小字,但清晰可辨。天头、地脚或文中空白处多有补写的文字。卷首后为《世本集览》引用书目,书目后即为正文。卷端上题“世本集览卷一”,下题“古董腹轩王梓材手录”,亦分为十节,皆蝇头小字,内容多者一节连绵数页乃止。全书无藏印。

抄本基本上严格抄录了稿本的内容,并经过仔细校对,纠正了若干失误之处。在誊抄时也对稿本中的错字作了修订,并在相关条目的页眉处一一注明。但抄本中仍有错字、漏抄和误抄。仅以第一册为例。稿本卷首总论“帝王异称”在“三五异说”之前,抄本则相反;抄本卷首第六页“周官”一条将“帝系”误

①见张寿镛为《世本集览》抄本四十八卷所作的序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抄本时作为跋语置于全书末(第二十册第715页)。张寿镛《约园杂著》三编卷二《藏书题跋》中亦载有此序及《誊写则例》和《编次条例》,见《民国丛书》第四编第九十六册,上海书店,1992年。

②《世本集览》卷前陈劭《先师王子行状》后所附张寿镛按语,《世本八种》第4页;张寿镛为《世本集览》抄本四十八卷所作序,《世本集览》第二十册第715页;张寿镛《约园杂著》三编卷二。现存稿本已无此题签。

③稿本第七卷至第二十二卷均有不同程度的缺损,其中第七卷、第十三卷、第十四卷缺损较严重。

④根据稿本部分纸页蛀痕的形状推断,在第一次重裱前,稿本是将整张稿纸直接装订,而不是像传统的装裱方式那样先将每一页书口对折后再装订,故打开后所见即为整页,非半页。

为“带系”；第七十二页“左隐八年传”一条，只抄了前两句^①；第一百一十页“独断”一条本属“三五异说”，不当入“帝王异称”；稿本卷一正文第一行作“太古”，抄本作“皇古”^②；第一百九十五页“路史前纪”一条，“盖盈之丘”误作“盖盈之区”；第二百三十四页“惠氏古义音”一条，本属小目“鬼方”之下，不当入“鬼戎”；第二百四十三页“柏濩”一条，“梓案《寰宇记》作柏灌”^③八字本在“又号蜀山氏，盖作于蜀”之后，非之前。

但这类文字上的讹误还不是稿本与抄本的主要差异。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抄本改变了稿本的编排体例。稿本以世系表的形式，父子联以直线，兄弟联以横线，其同姓而无系属者，则散列于表后，而不以线相连。世系（或人物）之下系以相关史实。一页之内，世系纵列，史实横排，世系（或人物）用大字，史实用小字。系属关系则为臣附于君，侯附于王。作者这样安排，第一，使查找和阅读相关史实方便，亦可从史实中得见作者排列世系的依据；第二，作者在《世本集览·条例》中说到：“今则专以其世系之，臣僚之见于是君时者，即以是君之世次之；父子相传，无不纵列，而年之先后，亦因此可考矣。且臣从其君，侯从其王，非独一国之大势可见，即天下之大势，孰不可见哉。”^④抄本照录稿本，编排顺序不变，但将世系与史实分开，先排某一世系，再列该世系相关史实。这样做，首先导致查找和阅读不便；其次割裂了稿本的世系排列，“一国之大势”和“天下之大势”也就不再一目了然。除此之外，抄本还将原稿眉端所注的地名，直接附抄于本条史实之后，这种做法也改变了作者的原意。《世本集览·条例》曰：“氏族多与国邑相属，若不标其国邑，而受氏之原，殊未明晰。故凡有国邑宜标者，皆于格外标其姓氏之后，即详考国邑以标之。盖就一册以观，而国邑之存灭可见，合诸册以观，而国邑之沿革亦见。”^⑤而抄本作此改变，国邑之存灭和沿革也就不可见了。而且在抄写过程中，又因为抄写者各人的习惯不同，实际上还有差异。抄本中地名一般标于整段史实之后，但也有一些直接用单圈与上文间隔开，以注的形式抄在该条史料中，这样做就与作者本身的注发生混淆。如第一百六十二页，单圈下“路史”一条，本属地名“柱州”；第一百九十五页，单圈下“（《路史》）莘注”一条，本属地名“禹中”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地名及相关材料被当作史实，入于小目之内。如第一百七十页“补三皇记”一条，本属地名“雄耳”，此处按史实处理；第二百四十页的小目“蜀山”，本是地名，

①“左隐八年传”这一条前两句之外的其他部分抄在下一页纸上，但很可能此页丢失，故此条不全。

②此处是抄本依作者的誊清本目录所改。凡稿本小目与誊清本不合者，抄本均依誊清本目录作了修改。

③此条原缺“作”字，依《世本集览》稿本补。

④《世本八种》，第10页。

⑤《世本八种》，第9页。

亦被当作史实,从而自乱体例。张寿镛在《世本集览》抄本的序中言道:“初照原稿横写而放大其字,仍觉眉目未清,遂易横为直。”^①《誊写则例》也说:“原稿式同家谱,一格(笔者按,即本文中所指的节)之内,所叙之事,有长至数页者,有短只二三行者,阅之殊觉不便,兹将其系统表与史实,各自分钞,以清眉目。”^②张氏并未完全领悟王梓材的编排用意,改动原稿的编排体例,部分抹杀了作者的编撰意图,是不可取的。

三、《影印说明》补正

1. 张寿镛为《世本集览》抄本四十八卷所作的序曰:

《世本集览》,吾乡先生王臞轩梓材作也。其存屠康侯家。原稿为八册,嗣改六册,分写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,计卷为四十八,皆横行写蝇头细字。余始见之,以为欲整理斯书,非另行录副无从下手,初照原稿横写而放大其字,仍觉眉目未清,遂易横为直(别撰凡例),于是钞此五十五册并倩友略校讹字,然望洋兴叹,亦然逡巡不敢前也。因先将已誊清(原稿已整理者)之原起、提纲、条例、目录、通论各一卷刻入《四明丛书》第四集。上年又与康侯商榷拟先就世系表细校,世系既定,再取史实辅之,各家论说不妨从简。又拟条例(曰编次条例),期合同志为之,第未知果能如愿否?斯稿五十五册,所宜珍藏者也。甲申秋约园。^③

影印抄本卷前有《誊写则例》、《编次条例》和《世本集览·凡例》。据张序可知,《誊写则例》和《凡例》在抄写前已拟定,与抄本实况相符;而《编次条例》则是对抄本构拟的整理计划,并未施行,所以抄本实况跟《条例》不符,《影印说明》未能指明这一点。

2. 《影印说明》认定:“现《世本集览》全稿收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内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……决定将该书全部影印出版。这次影印时我们将原稿进行了重新分册,由原来的线装 54 册改为精装 20 册。”^④这就把抄本误认成稿本。而且,抄本实为五十五册,其中,正文五十四册,所缺的一册当为今国家图书馆所藏《世本集览》民国间抄本一册,大约是张氏抄录的《世本集览》原起等五卷的内容。

3. 《影印说明》中两次提到张寿镛为《世本集览》作序,第一次:“张寿镛在其为《世本集览》写的小序中说:‘独《世本集览》一书,望洋兴叹。初与康侯

①王梓材:《世本集览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影印本,第二十册,第 715 页。亦见于张寿镛:《约园杂著》三编卷二,《民国丛书》第四编第九十六册,上海书店,1992 年。

②见《世本集览》第一册卷前《誊写则例》,第 1 页。亦见于张寿镛:《约园杂著》三编卷二。

③王梓材:《世本集览》,第二十册,第 715 页。亦见于张寿镛:《约园杂著》三编卷二。序中三处括号内文字,原为双行小字。

④《世本集览》,第一册,第 6 页。

谋,拟用摄影法将稿影出,再图整理。康侯黻之。会值国难发于沪上,几遭火厄,事不果行。忽忽四年,辄引为憾。’”第二次:“张寿镛为《世本集览》写的小序,原位于书前,这次影印时作为跋语,置于书末。”^①

前后两次统称“张寿镛为《世本集览》写的小序”,无区分,传递给读者的印象是同一篇。事实并非如此。张寿镛有两篇序,一为《四明丛书》中所收《世本集览》的原起等五卷而作,一为《世本集览》抄本四十八卷而作。《影印说明》第一次引的“小序”为《四明丛书》中所载《世本集览》原起等五卷之序。《影印说明》第二次说的“小序”是张寿镛为《世本集览》抄本四十八卷作的序,出版社影印四十八卷抄本,却把书前的张序改作跋语,置于书末,殊欠妥当。

4.《世本》中的《王侯谱》、《大夫谱》,古人或称作《王侯》篇、《卿大夫》篇。《史记·魏世家》索隐曰:“《系本》云‘武仲生庄子绛’,无悼子。又《系本·居篇》曰‘魏武子居魏,悼子徙霍’。宋忠曰‘霍,今河东彘县也’。则是有悼子,《系本》卿大夫代自脱耳。”^②“代”,应作“世”,司马贞避唐讳而改称“代”,此处是指卿大夫之世系,非《世本》的篇名,《影印说明》标作《王侯世》、《卿大夫世》,误。

张寿镛主持的《世本集览》抄本,虽然有种种缺陷和不足,但总的来看,抄校质量还是可以的,毕竟它是为刊版而制作的副本,出版家管理有方,不同于一般的传抄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上市,促进学术交流,推动科学研究,功不可没。但是,王梓材手稿本的文献价值,仍然是不可取代、不可忽略的,学界朋友应予重视。

附记:1978年深秋,我在浙江图书馆孤山分馆主持本省善本藏书的鉴定、汇编工作,时已供职博物馆的陈训慈老先生尝以王梓材《世本集览》稿本见示,并述及邵裴子主任当年接收情节。1980年初夏,我赴京参加总编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史部分册,《世本集览》稿本著录其中。三十年过去,往事如烟,陈老馆长携抱《集览》等善本缓缓离去的背影,却依然清晰而真切。2008年秋季,博士生周晶晶负笈来杭,研治《世本》,复得浙江博物馆李钢副馆长、刘海琴老师热情关照,一并致以由衷的感谢。己丑仲秋崔富章识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古籍研究所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大学古籍所

①《世本集览》,第一册,第5页、第6页。

②《史记》卷四四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1836页。